

东北亚问题研究文集

笹川日中友好基金

前 言

为开展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研究,促进中日之间的安全对话与交流,增进两国的相互理解与信赖,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于 2000 年下半年实施了“促进日中安保对话”项目。现将有关研究文章收录成册,供参考。

文章内容谨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笹川日中友好基金

2001 年 3 月

目 录

1、 两种安全观、两种安全模式	
——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现状与展望 … 罗 援 (1)	
2、 东北亚安全的结构、焦点及前景……………	金熙德 (4)
3、 日美同盟体制的加强与东北亚安全 ……	赵阶琦(15)
4、 日本综合安全保障战略	
——变化 特点 影响 ……………	张世斌(25)
5、 日本的防卫战略调整与海峡两岸关系 ……	吴寄南(32)
6、 朝韩和解进程及其对东北亚国际关系影响 ……	
……………	王持明(43)
7、 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对东北亚安全的影响 ……	
……………	陈都明(53)
8、 朝鲜半岛形势缓和与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的关系 ……	
……………	秦永椿(60)
9、 台湾海峡形势与东北亚安全 ……………	陆国忠(66)
10、 论 21 世纪中国的安全环境与台湾问题 … 辛 旗(74)	
11、台湾海峡局势与东北亚安全 ……………	郭震远(84)
12、东北亚安全形势及发展趋势 ……………	森本敏(92)
13、南北首脑会谈后的朝鲜半岛安全形势 … 川上高司(98)	
14、日中关系与日美同盟 ……………	神谷万丈(105)

两种安全观念 两种安全模式

——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现状与展望

罗 援

中国台湾海峡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以合作求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趋向缓和,各种政治力量正在经历着新的分化和组合,大国关系也面临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战略调整,各种伙伴关系正沿着机制化的道路向前发展。地区多极化格局有可能早于世界多极化格局而率先在东亚地区形成。

一、在东亚地区存在着两种安全观念,两种安全模式

在地区多极化格局的演变过程中,各种安全观念和安全模式开始在该地区尝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倡导的并为大多数东亚国家认同的新型安全观,另一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从冷战中延袭下来的集体安全观。

前一种安全观在该地区的范例有:官方(或第一轨道)的东盟地区论坛(ARF);非官方(或第二轨道)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CICA),东北亚合作对话会(NEACD);多边的“10+3”,“上海五国”和“四方会谈”;双边的中俄、中印在边境地区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中俄、中美首脑宣布不将各自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并开通首脑热线的决定,中美之间签署的《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中日之间的双边安全对话等。通过这些政府和民间的安全合作和对话,增进了各国相互之间的了解与信任,促进了本地区的和平与稳

定。

另一种安全观念在地区安全合作中的主要表现是,继续扩大军事集团、强化军事同盟,谋求自身和少数几个同盟国之间的“绝对安全”。突出的例子是,美国进一步强化其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双边军事同盟,加大联合军事演习的力度,推动研发并计划在东亚地区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与日本签定《面向 21 世纪的日美安全同盟联合宣言》,重新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以及日本确定“周边事态法”等,这些名为安全合作的措施,实际上带来的是不安全的后果,它不仅不利于在本地区国家间建立信任,而且还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二、两种安全观念和安全模式的区别

新型安全观是根据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而制定的。它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它的政治基础是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它的经济保障是互利合作、共同繁荣。它的实施途径是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总之,新型安全观强调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强调防务的自卫性、自主性和本土性,反对以任何借口和手段干涉他国内政。这种安全观追求的是一种双赢效应,即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也注意到他国的安全利益,并不以损害他国的安全与稳定来换取自身的安全与稳定。这种安全观是一种和平共处的共同安全观。

美国在东亚推行的安全观是冷战思维的继续,它立足于强化战争机器,迷信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准备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它将自己的安全疆界超越本国的领土范围,而设立在别国的国界之外甚至领土之内。这种安全观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扩张型的,它追求的是一种零和效应,即以损害他国的安全利益为代价来换取自身的安全。它可能给本国或少数同盟国带来相对安全,但给大多数同盟国之外的国家带来的却是猜疑、警觉甚至敌

意,这只能从整体上加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感,从而又反过来损害始作俑者的安全利益。

三、趋利避害,把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东亚带入新世纪

历史证明,冷战时期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增加军备为手段的安全观念和体制不能营造和平。在新形势下,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更有悖冷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安全不能依靠增加军备,也不能依靠军事同盟。安全应当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 and 共同利益的联系。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解决争端,谋求共同发展。要争取东亚地区的持久和平,就必须摒弃冷战思维,培育新型的安全观念,寻求维护和平的新方式。中日两国作为本地区有影响的大国,在这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需求。

我们反对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增加军备为手段的安全观念和安全模式。我们也理解这种安全观念和安全模式是历史的产物,它只能随着历史的演进而逐渐“淡出”。但是,这种安全观念和安全模式必须淡化军事色彩,不应针对第三国,更不能损害别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它的安全疆界应该严格限定在本土的范围之内,它的军力不应超出自身防卫的需求。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策源地,并亦饱尝战争之苦的日本,更应在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表现出更大的诚意和善意,以取信于该地区的人民。这样,日本才能在本地区的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的作用。

人类历史即将进入 21 世纪。把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带入新世纪,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真诚愿望。我国正在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中国需要并十分珍惜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人民,当然也包括与我们“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人民一道,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不懈的努力。

东北亚安全的结构、焦点及前景

金熙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冷战结束以来,东北亚安全格局和秩序进入了新的变动期。随着东北亚安全“现实”的变化,我国学界的相关“理论”探讨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近年来,笔者从地区格局和双边关系两种视角对东北亚安全问题进行了一些跟踪研究。现对东北亚安全的结构、焦点及其前景作一分析。

一、东北亚安全的结构特点

1、“亚太问题”的核心是东北亚问题

80年代末以来,以环太平洋沿岸为核心的“亚太地区”正作为远比“亚洲”本身更具一体感的第三大经济区域而崛起,与北美、西欧形成鼎足之势。然而,在和平与发展的总体趋势中,这一地区正处在一个探索冷战后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与秩序的过渡期,而对这一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矛盾几乎都集中在地处西北太平洋的东北亚地区。可以说,亚太格局的发展趋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东北亚格局的演变趋势。^①

2、“东北亚”概念的沿革与定位

“东北亚”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地区概念。在“西力东渐”的历史进程中,西方列强长期以来曾主要以“远东”这一概念来称呼地处欧亚大陆最东端的这一“遥远”地区。二战前后,“东亚”这一更为明确的地区概念开始取代“远东”概念。二战以后,“东亚”概念的用法逐渐一分为二:其一指当今东北亚地区的范围,其二指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在内的“大东亚”概念。其后,“东北亚”概念逐渐从“东亚”概念中分离出来,成为其一个次区域概念。如今,各国对东北亚的范围

界定出现了趋同之势,即基本上把相对于东南亚的西北太平洋地区称作东北亚,而“东亚”则成了东南亚与东北亚的总称。^②

3、东北亚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

从地理范围说,东北亚包括中、日、俄、朝、韩、蒙等国家;从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看,中、日、俄、美四大国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可称为“4+2”)构成了东北亚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主体,东北亚格局就取决于这些国家之间的力量组合与政策取向;美国虽然是非东北亚国家,但作为全球性超级大国,它在该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上述这些国家当中,就地缘关系看,中日两国和朝鲜半岛双方是名副其实的东北亚国家;在对地区格局的影响方面,美国具有最强的干预能力;从经济能力来说,日本在东北亚具有首屈一指的经济潜力。^③

4、东北亚安全格局与秩序

东北亚安全的基本问题,就是该地区格局将以何种力量关系和何种原理得以构成和维持的问题。在东北亚格局的演进过程中,曾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基本格局类型有如下几种:在国际力量组合方式方面,有两大阵营对峙体系、双边同盟与多极多元力量并存体系、多极多元力量并立体系、多边合作机制体系;在国家间关系原理方面,有阵营内纵向序列关系、阵营间对立关系、剧烈对抗的战争形式、不战不和的冷战形态、多层次对话与协商方式、多边政策协商与协调机制、多边合作机制化和经济一体化。冷战后东北亚格局演变趋势的根本问题,是走向合作还是走向对抗;争取前者,避免后者,是东北亚各国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5、国家安全与东北亚安全问题

在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维护安全和寻求发展是每个国家的两大根本任务,安全利益是最高层次的国家利益之一。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同处一个地缘政治区域内的各国在安全利益上往往不尽一致,国与国的关系自始就潜藏着彼此危害对方安全利益的可能。这种潜在危险的存在,势必程度

不同地对同一地区内所有国家的根本利益构成隐患。因此,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是符合同一地区各国共同利益的基本接合点。那种寻求以牺牲他国的安全为代价来获得本国安全的想法以及企图从地区紧张局势中获利的思维方式,是助长地区不安全因素的思想根源。如何预防潜在危险变为现实威胁、有效地化解不安全因素,不能不是同一地缘政治区域范围内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6、东北亚安全问题的三种渊源

近代以来,先后有三种国际关系框架对东北亚安全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其一,殖民与被殖民关系;其二,东西关系;其三,南北关系。

第一种关系的核心是西方列强与东北亚国家之间压迫与被压迫关系,其安全问题的主线是前者剥夺后者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从而完全否定后者的安全利益,后者奋起反抗前者的压迫;其副线是西方列强之间旨在争夺东亚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争斗。

第二种关系的核心是以美苏为两大顶点的全球范围内的冷战,其安全问题的主线是东西两大阵营以战胜和颠覆对方为目的的相互对抗,东亚各国均被两大阵营一分为二,其安全利益与阵营利益紧密结合,其他各种国与国之间的对立关系则均置于服从冷战需要的地位。

第三种关系的核心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发展问题的相互作用,其安全问题的主线是发达国家极力维护既已确立的各种有利地位与前提条件,发展中国家在对己不利的条件下力求实现生存和发展;而围绕发展问题而形成的其他各类国际关系都属于南北关系的基本框架。

东北亚安全问题的复杂性来源于这三种基本安全关系的复杂交错。第一种关系已在 20 世纪 40、50 年代成为过去,但其历史伤痕犹存,至今仍为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第二种关系已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宣告结束,但冷战的“胜者”——美国及其盟友还迟迟不肯放弃冷战思维与战略;第三种关系代表着东亚国际

关系的未来主题,可以说在这一地区最终形成共同致力于人类与环境共存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局面,是东亚各国维护自身的长久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最佳出路。

二、东北亚安全的焦点问题

1、东北亚地区的两类安全问题

在世纪之交,东北亚安全问题可以归纳为如下两种基本类型。一是以朝鲜半岛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各类领土争端为主要内容的局部安全问题或所谓潜在“热点”问题,其中朝鲜半岛问题是南北分裂双方之间冷战型对立的继续,台湾问题是外部势力和分裂势力阻碍中国统一而造成的问题,各类领土争端则均为历史遗留问题。二是冷战后东北亚安全秩序问题,即这一地区至今尚未能形成有关各国普遍认同的安全机制,因而潜藏着互相防范、军备竞赛乃至走向新冷战的潜在可能。这两类安全问题的根源、内容及影响各不相同,其解决机制与方向自然也大相径庭。从根本上说,前者属于解决过去遗留问题的任务,后者属于构筑未来秩序的课题;前者是局部性问题,后者是全局性问题;前者的核心主体是韩朝双方,后者的核心主体是中美日俄四大国。这两类安全问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联和互动关系。一方面,东北亚地区的总体安全秩序能否朝着有利于和平与稳定的方向转化,势必直接影响到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趋势;另一方面,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方向,也必将对未来东北亚安全秩序的形成趋势产生重大影响。^①

2、朝鲜半岛问题的特点与趋势

在围绕朝鲜半岛的安全结构中,朝、韩双方是核心主体,中美日俄四大国是外部因素。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由相互影响的两个层面所构成。第一层面是,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始终未能从相互攻击和相互颠覆的潜在威胁中解脱出来;第二层面是,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安全关系始终牵动着中美日俄四大国的安全利益。

第一层面的基本特点包括北南体制对立、实力严重失衡以及

局势难以控制等方面。

朝韩对立的根源就在于相互对对方体制的否定以及籍此而制定的相互战胜对方的战略。只要双方固守这一战略,那么朝韩对立就具有内在的不可调和性和相互威胁性。朝韩之间早已缔结了互不侵犯协定,而这一协定之所以至今未能真正取得实效,就是因为双方还没有完全放弃相互敌对和战胜对方的战略。

在世纪之交,韩强朝弱的趋势有了进一步发展。韩方在国力上远远超过朝方,有着以驻韩美军为核心的韩美同盟以及韩美日协调体制,率先实现了与中美日俄四大国建交的目标,在南北安全关系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处于劣势的朝鲜,则不得不把研制中远程导弹作为维护自身安全的重要手段。

只要上述基本的对立结构依然存在,那么朝鲜半岛局势便存在着严重的不可预测性和难以控制性。如何把这种局势纳入包括朝韩在内的这一地区各国可以预测和控制的轨道和机制中来,显然是引导朝鲜半岛局势走向持久和平与稳定的起码前提。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如果能够为处于弱势和被制裁处境的朝方提供一个更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使它有一个基本的安全感和生存条件,将有助于朝方在北南对话和地区安全合作中提高自信和积极性。

近年来,曾在一些国家颇为流行的“朝鲜崩溃论”已逐渐消退,韩方也公开声明不以“吸收统一”作为对北政策的基点。金大中总统上任以来,将对北政策做了大幅度调整,提出并坚持了欢迎朝美、朝日关系正常化的政策,这一政策已显示出了积极影响。

第二层面的基本特点体现在中美日俄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差异及其不同影响方面。

中美日俄是与朝鲜半岛问题具有密切关联的主要国家,这四国在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这一点上存在着基本的共识,即都不愿看到朝鲜半岛出现紧张局势。但这四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地位及影响各有不同。如今围绕朝鲜半岛问题存在着如下几种基本的双边与多边机制及提案:(1)朝韩北南对话机制;(2)

朝韩中美“四方会谈”机制；(3)朝美、朝日关系正常化谈判机制；(4)韩美日协调体制；(5)日俄提出的朝韩与中美日俄“二加四”六方安全合作机制设想。在这些机制与设想中，(1)是半岛当事国之间机制，(2)是结束朝鲜战争遗留问题的机制，(3)和(4)是朝韩双方旨在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机制，(5)是确立未来东北亚安全秩序的一种构想。

显然，近期内朝鲜半岛问题的焦点已集中在南北对话和朝美谈判这两种机制的发展趋势上。这两种机制既相互牵制，又相互促进；其中何者将首先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还不甚明朗。然而，就其总体趋势而言，南北真正实现对话将是朝鲜半岛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的必由之路。今年6月13日至15日朝韩双方举行了历史性的首脑会谈，这无疑是南北对话进程中的重大突破，有利于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南北和解和交流，直至走向民族自主、和平统一。这一重要进展已在东北亚各双边及多边安全关系中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引发了新一轮的安全格局重新调整进程。

3、东北亚安全秩序的演变趋势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及俄罗斯对外影响的减退，打破了二战后东亚地区长期存在的原有格局与秩序，这一地区进入了探索新的地区秩序的过渡时期。经过90年代头几年的试探阶段，9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安全秩序的演变趋势出现了两种基本的前景相互矛盾与竞争的新局面。其焦点是：是确立美国一极霸权体系？还是走向地区合作安全？

冷战后美国成了惟一的超级大国。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重新制定了以保持10万前沿部署兵力和强化美日安全同盟为主要内容的“新东亚战略”。美国在东半球的“新东亚战略”和在西半球的“北约东扩”一道，勾勒出了其全球称霸战略的整体轮廓。这一战略以“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军事能力为后盾，以美国的全球利益和西方价值观为基础，采取包括动用武力在内的综合干涉手段。

冷战后东北亚安全问题的复杂性首先来源于以美国为首的车

事同盟势力仍在坚持基于冷战型安全观的称霸战略,没有放弃以制度、意识形态、发展程度为标准把各国划为“三六九等”的作法、仍在对非同盟国实施以武力威慑和体制颠覆为目标的遏制战略。这一战略的思想基础是一系列新旧理论的混合物。择其要者有:从新冷战思维出发把他国加以“妖魔化”的手法、立足于地缘政治理论的“海洋势力对大陆势力”的战略定式、基于权力政治、势力均衡概念的“防止新兴大国崛起”的煽动性舆论以及只能通往“新殖民主义”的“新干涉主义”。

90年代中期以来美日强化双边同盟的举动,引发了包括中国和俄罗斯期在内的东亚各国的疑虑,恶化了台湾海峡的和平环境,延缓了朝鲜半岛清算冷战遗产的进程。尤其是日本在美国的推动下表现出从“专守防卫”转向参与地区军事干涉行动的外向型安全战略的动向,如任其发展势必对东亚安全格局产生重大影响。^⑤美国构想中的一极霸权体制,无法给所有东北亚各国提供安全保障,只能导致和加深各国间的猜疑与对立。从目前东北亚的迅速发展势头看,美国也并不具备在这一地区构筑和维持霸权秩序的条件,由美日主导东北亚安全秩序的设想同样缺乏合理性和现实性。

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与强化双边同盟的动向不同的另一股强劲潮流,那就是各国间纷纷宣布建立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如“美俄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1994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年)、“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俄日相互信任伙伴关系”(1997年)、“中韩合作伙伴关系”(1998年)、“中日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1998)^⑥……等等。这些“伙伴关系”虽然各有特色,但均具备如下特性: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这些伙伴关系,为东北亚国际关系摆脱冷战型结盟与对抗结构提供了新型模式。

三、东北亚安全的未来前景

1、东北亚安全的未来模式

迄今为止,各国学者相继提出了各类的东北亚安全设想。其中既包括对未来东亚安全演变趋势的客观预测,也包含着朝向某种心目中的理想推动这一趋势的积极意愿。从价值取向看,这些东亚安全模式分别基于东西冷战、南北关系以及相互依存等不同思维方式。从理论取向看,这些设想又分别建筑在霸权论、多极论、一体化论等不同原理之上。以这些不同价值取向和理论取向为前提,门类繁多的各种设想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种基本的东北亚安全模式。

第一,“霸权稳定”模式。这是一种立足于近、中期观点、设想以美国的“一超”霸主地位为中心构筑未来东北亚安全秩序的模式。这种模式又分为美国视点、日本视点、东亚其他一些国家视点等不同立场下的几种子模式。

(1)美国视点下具有代表性的“霸权稳定”模式可举出以下两种。一种是以约瑟夫·奈为始作俑者、近年来美国实际上正在推动的以美日同盟抑制中俄两国的东北亚安全战略模式。另一种是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提出的以美中地区合作与美日全球合作的结合为核心的未来东北亚战略模式。

(2)近年来在日本居主流地位的观念是维护美国霸权、背靠日美同盟来对待中国的战略模式。其支持者们主要基于如下一些战略心态:从近、中期现实主义观点出发,对推动未来东北亚合作安全缺乏信心和理想;出于对美国实力的崇拜和其自身战后外交传统的惯性,提不出取代日美同盟的长远安全构想;以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增长势头的减弱为背景,对中国的“崛起”势头抱有疑虑。

(3)东南亚和韩国等一些国家则赞同以美国为平衡者的地区稳定模式。这些国家的主要理由包括:其一,认为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可以遏止中日两国的过度竞争;其二,宁愿要以美国为平衡者的地区均势格局,也不愿看到中日任何一方成为主导势力或中日联手主导地区秩序。

第二,大国主导模式。这种模式是从中长期观点出发,以美国

霸权受阻、“多强”力量相对均衡发展的前景设想为前提的东北亚安全模式,具体包括以下几种不同表现形态。(1)由日本充当东北亚经济领头雁的模式。(2)中国在东北亚事务中发挥更多主导作用的模式。(3)中日在一些领域共同主导东北亚合作的模式。(4)中美日俄共同推动东亚安全秩序的多国协调模式。^⑦

第三,多极均势模式。这是一种基于长远观点的设想,它以“一超多强”中的任何一方都难以单独或结为同盟来掌握东亚安全主导权为前提,以东盟的进一步崛起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走向和解和联合为必要条件,设想未来东亚地区可能逐渐形成中、美、日、俄、东盟、半岛双方等六大势力相对均衡、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东亚国际关系结构。

第四,无极合作模式。从 21 世纪的观点看,如果东亚地区的几大热点问题相继得到解决或根本性缓解,稳定的地区安全机制得以形成,多边经济合作不断得到发展,地区经济与政治一体化进程在各国之间发展差异大为缩小的前提下得到发展,那么在未未来时期东亚地区就有可能走向各国平等参与的无极多边合作体系。

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角度看,以上任何一种安全模式本身都难以证明其绝对有效性,关键是要根据各时期的具体情况权衡每种模式的利与弊,循序渐进地趋利避害,促成现存安全秩序向较更合理的模式转换。从这一基本观点考察上述几种模式,可以就几种可能出现的局面作出尽可能客观的分析与报告。

其一,冷战后美国继续维持美日同盟和保留东亚军事存在,就其客观效果而言,本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东亚安全现状和抑制日本扩军趋势。然而,近年来美国表现出急欲改变东亚安全格局、大力强化美日同盟、构筑对外军事干预体制的动向,则这种军事存在已产生着破坏东亚和平与稳定的作用。

其二,从现实与理想相结合的观点看,大国主导模式和多极均势模式将能成为消除一极霸权体制之弊端的替代物和过渡形态。

其三,从长远的观点看,东亚各国应为构筑所有国家间平等合

作的地区安全体系而加强合作。为此,东亚各国应以相互安全和共同繁荣为宗旨,把长远目标和现实努力相结合,加强对话与交流,共同探讨各种东亚安全模式的利弊及其可能性与现实性,为形成有利于各国平等参与、共同发展和地区长久和平与稳定的最佳东亚安全秩序而共同努力。^③

2、走向“合作安全”的基本途径

“合作安全”是近年来在各国出现并受到越来越多支持的概念,它是对一国安全中心主义和双边同盟体制的否定。“合作安全”与“安全合作”既有内在联系,又有不同内涵。前者是力求超脱传统观念的全新安全理念,其中“合作”不仅是实现安全的手段,而且是安全本身的存在形式;后者则主要指实现安全的手段,即在各种特定安全框架内实现安全的主要作法之一。

鉴于东北亚地区缺乏多边安全合作的基础与机制,推动东亚“合作安全”的进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而更可能将经历一个较长的渐进演进过程。东亚地区走向“合作安全”的首要前提,就是应摒弃以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发展阶段等差异因素划线的冷战思维,应从承认各国间差异出发,在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地区安全合作。

其次,东北亚各国应从点滴做起,加强多渠道、多类型的安全对话,增进相互理解与共识,逐步扩大合作成果。在政府间多边安全合作条件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则可首先加强第二渠道、第三渠道的对话与交流,以此推动政府间安全合作,为最终走向东亚合作安全准备条件。实现东北亚合作安全,就是本地区各国在战略层次上增进相互依赖,在行动上不断推动合作。东亚各国通过加强对话与合作,可以逐步扩大各自的安全利益与地区安全利益的接合点,其结果是各国都能以更小的代价取得更大的安全效果。

在地区合作不断发展、经济一体化日益深化的进程中,东北亚各国将能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发现新的利益接合点,从而不断化解潜在摩擦因素,把相互间在利益上的“零和”关系转化成“双赢”或

“多赢”的相互关系。在这一意义上,以经济合作促进安全合作、以文化交流推动政治与安全领域相互交流,以政治导向带动民间交流和以民间友好推动政治和解、以多边合作缓解双边矛盾等等,都是在安全领域增进互信赖、相互合作的有效途径。

说到底,走向东北亚合作安全,就是本地区各国在战略层次上增进相互依赖,在行动上不断推动合作。东北亚各国通过加强对话与合作,可以逐步扩大各自的安全利益与地区安全利益的接合点,其结果是各国都能以更小的代价取得更大的安全效果。因此,不管存在多少困难和阻碍,走向地区合作安全,是摆脱冷战体系和一极霸权体系的必由之路。只要本地区各国共同努力,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就将能变得越来越好,最终形成各国都能安心追求共同繁荣的地区环境。

注

① 金熙德:《东北亚格局与中日关系》,载《当代亚太》1997年第6期。

② 金熙德:《东北亚两类安全问题及其趋势》,载《当代亚太》2000年第8期。

③ 金熙德:《东北亚格局与中日关系》。

④ 金熙德:《东北亚两类安全问题及其趋势》,载《当代亚太》2000年第8期。

⑤ 金熙德:《日美同盟的“再定义”及其未来趋势》,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7期。

⑥ 金熙德:《“中日伙伴关系”的背景、实质及趋势》,载《日本学刊》2000年第5期。

⑦ 金熙德:《中美日俄关系的调整趋势与中日关系》,载《日本学刊》1998年第6期。

⑧ 金熙德:《东亚安全问题及其未来模式》(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国际研讨会,2000年8月9-10日)